

紅樓夢廣義



青山仙農編

紅樓夢廣義

上海中西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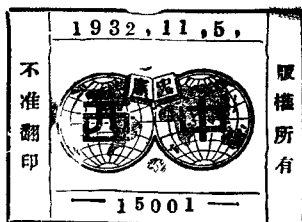
秀峰
一九三二年

J. M. P. 1970

紅樓夢廣義

●全一冊●定價大洋四角正

版權所有



不准翻印

編著者	青山仙農
發行者	蘇省吳俊人
校閱者	吳敬暉
印刷者	中西書局活版部 上海望平街
總發行所	中西書局總店

各省中西書店均有經售

函購辦法

啓者貴埠書局如蒙惠顧有本局出版各書。則請將所要書籍名稱。及尊處詳細地址。連同書款由郵局掛號寄交「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收」。敝局接到之後。當日照貨配發。極爲妥便。與面購無異。（如匯兌不便之處。以國內通用郵票代洋亦可。惟航空郵票及印花稅票不收。國外紙幣依照市價計算）。備有詳細書目。函索即奉。

紅樓夢廣義卷上

青山仙農

寶玉

寶玉淫行。書中並未明寫。獨於秦氏房中。託之於夢。而以襲人雲雨實之。是時玉纔十三歲耳。而狎婢亂倫。無所不至。可卿如是。則凡同於可卿可知。襲人如此。而凡類於襲人可推。可卿其天風之妬乎。襲人其天山之遜乎。馴至於繡鴛鴦。眠芍藥。撲蛺蝶。解石榴。搗翠聽琴。魔迷平性。怡紅開宴。玉失通靈。其山風之疊。山地之剝乎。君子是以嘉黛玉而善晴雯也。黛玉聰明機警。爲羣釵冠。使偶寶玉。必能反鳳姐所爲。而大興榮府。惟是性忌而情痴。氣高而量褊。眼淚之淌。適以自促其天年。此則可議焉。然而屈原被放。託山鬼以抒

愁。賈傳不容弔。汨羅而見志。千古忠臣義士。皆血淚中人也。黛玉又何間然。

寶釵

寶釵善結襲人。襲人善事寶玉。同惡相濟。以售其奸。始則攜刷揮蠅。願學水鴛之戲。繼則移花接木。甘受雪雁之扶。王莽謙恭。以移漢祚。寶釵謙恭。以奪林婚。梟雄伎倆。如出一轍。寶玉厭之矣。出閨之遁。有以也夫。

湘雲

湘雲英氣勃勃。純乎豪者也。桐藥酣眠。何其豪邁。燒鹿大嚼。何其豪爽。拖青絲於枕畔。撈白臂於牀沿。又何其豪放。寶玉鬚眉而巾幗。湘雲巾幗而鬚眉。倘令易男子裝。黃崇蝦不得獨擅千古矣。至於與襲人詆寶玉。論經濟。尤覺豪之又豪。不可以壓倒羣釵歟。

探春

探春。聰明不及黛玉。溫文不及寶釵。豪爽不及湘雲。獨能化三美之長。而自成其美。建社吟詩。何其風雅。釣魚占相。何其雍容。賞花知妖。何其穎悟。傳棋判事。何其精明。寶玉溫柔。如女子態。探春英斷。有丈夫風。生女莫生男。殆探春之謂與。要其大過人處。尤在斥熙鳳。擊王善保家一節。理直氣壯。足寒小人之胆。而爲羣豔干城。張良椎。陳琳檄。兼而有之。吾愛其人。吾畏其風。

元春

元春才德兼備。足爲仕女班頭。惟是仙源之詩。知賞黛玉。香麝之串。獨貽寶釵。後此之以薛易林。皆元春先啓其端也。世無寶玉。其誰爲顰兒。真知己哉。

迎春

迎春以鳩拙之資。嫁狼跋之壻。遇人不淑。飲恨以終。令人有實命不猶之感。然貴如元春。竟傷早逝。慧如惜春。終落空門。賈氏閨秀。大抵皆薄命司也。於中山狼又何責焉。

惜春

惜春奇僻似妙玉。而操守過之。故其修行在妙玉之後。悟道則在妙玉之前。語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。觀於惜春。誠後來居上焉。

寶琴

寶琴丰度翩翩。無人間烟火氣。譬諸詩家。寶釵爲能品。寶琴爲神品。小喬身分。固遠勝大喬也。且以金玉之良緣。成諸人謀。孰若梅雪之佳偶。出諸天然。天下惟天然。爲難能而可貴耳。美哉寶琴。夫何修而到此。

李綺 李紋

李綺李紋。無所表見。惟有一二詩可傳。亦一時之選也。吾聞女無美惡。入宮見妬。士無賢不肖。入門見嫉。千古才人。遭忌妬而滅磨不彰者。何可勝道。彼二女者。寄身大觀園。因得以詩流傳。抑何其幸也。

邢岫烟

邢岫烟之依姑母。猶寶釵之依姨母也。乃寶釵如此赫赫。岫烟如此寂寂。俗態烟涼。人情冷煖。直有與人難堪之勢。烟也處之泰然。喜怒不形。伎求胥泯。譬諸飛鳥依人。人自憐之。可以久處。約卽可以長處。樂矣。得嫁佳壻。宜哉。

妙玉

妙玉外似孤高。內實塵俗。花下聽琴。自詡知音。反忘來路。情魔一起。而蒲團

之跌坐。竟棄前功。內賊熾。斯外賊乘之耳。物必先腐也。而後蟲生。人必自亂也。而後盜劫。慢藏誨盜。冶容誨淫。古訓有明徵矣。若妙玉者。亦自貽伊戚也。

李紈

李紈優於德而短於才。有廬懷悵伴食之風。然以熙鳳之恃才。適以召禍。孰如紈之積德。有以致福。賈蘭英發。大振家門。晝荻之功。同於歐母。可以慰賈珠於地下矣。

王熙鳳

王熙鳳智足以謀天。力足以制人。駸駸乎擅兩府而惟其所欲爲矣。乃身死未寒。愛女莫保。平日之肆惡於人者。適以貽禍其子孫。不有平兒之忠。劉姥之俠。恐欲爲田家婦而不能也。操移漢祚。髦免不終。懿奪魏禪。懷愍被害。

千古奸雄。能竊神器於生前。而不能保子孫於身後。皆鳳姐類也。鳳姐其猶幸焉耳。

巧姐

巧姐一見賈芸。卽大哭不止。少時聰明一斑可見。觀其對王仁數語。不厚母而薄父。尤爲落落大方。異日嫁爲田家婦。椎髻荆裳。相我夫子。必有林下風者。一部紅樓。以寶玉之出家作結。所謂色卽是空。佛家之法旨也。以巧姐之許婚作收。所謂博而反約。儒家之實理也。巧哉巧姐。得其所哉。

秦可卿

秦可卿本死於縊。而書則言其病。必當時深諱其事。而以疾告於人者。觀其經理喪殯。賈珍如此哀痛。如此慎重。而賈蓉反漠不相關。父子之間。嫌隙久

生向使可卿不早自圖。老賊萬段之禍。未必不再見於阿翁也。嗚呼可卿其死晚矣。

鴛鴦

鴛鴦服事賈母。能得歡心。爲人子者。所當愛之敬之。以姊妹行相待。奈何虎視眈眈。圖一己之歡娛。不思慈闈之勞苦。則於賈母爲不孝。於鴛鴦爲不順。律以人臣無將之義。當受上刑之誅矣。然鴛鴦固心在寶玉者也。心在寶玉。旣不可嫁賈赦。又不能嫁寶玉。計惟有一死。以絕賈赦而謝寶玉。他時赦老歸來。當爲之歌曰。莫打鴨。打鴨驚鴛鴦。鴛鴦新向池中浴。不比孤洲老鵝鶩。鵝鶩尙欲遠飛去。何況鴛鴦羽翼荒。

香菱

香菱。香國之陳涉也。劉項未興。陳涉先起。釵黛未出。英蓮先生。陳涉爲劉項發難端。香菱爲釵黛開幻境。且僧道求捨。早伏寶玉出家之基。馮薛爭人。又伏釵黛易人之兆。馮死而薛逃。並爲玉釵聚首之由。一部中之大關鍵也。故是書以英蓮起。以英蓮結焉。

平兒

平兒。不矜才。不使氣。不恃寵。不市恩。不辭勞怨。有古名臣事君之風。要其本領。在積之以誠。而行之以禮。誠至而物無不動。禮至而人莫能陵。故以鳳姐之猜疑。始尙忌之。繼則安之。終其身油油與共。絕無纖芥之嫌。得是道以立朝。韓彭醢趙之禍。可無作也。至於見義必爲。不避艱險。卒能脫巧姐於難。人謂其知不可及。吾謂其愚尤不可及。

紫鵲

紫鵲。黛玉之張承業也。承業忠於唐。而不能禁李存勖之僭位。紫鵲忠於林。而不能禁薛寶釵之奪婚。一片熱腸。爲知己愁。不能爲知己助。迨至黛玉死。寶玉亡。長齋繡佛。終身不事二主。非具大氣節。而能若是乎。嗚呼。可以愧王魏之流矣。

晴雯

晴雯。立品與黛玉同。其全節較黛玉難。地處密邇。則涇渭易於相淆。身屬卑微。則薰蕕難以自異。雯也。具不降不辱之志。表獨清獨醒之風。可親可愛。而不可玩。可敬可畏。而不可欺。殆所謂出水芙蓉。一塵不染者。生爲貞女。歿作花神。不亦宜乎。

襲人

襲人。賈府之秦檜也。秦檜通於兀朮。而以無罪貶趙鼎。殺武穆。襲人通於寶玉。而以無罪譖黛玉。死晴雯。其奸同。其惡同也。然檜之奸惡。舉朝猶能知之。至襲人。則賈母不之知。賈政不之知。王夫人不之知。賈府上下並不之知。不有晴雯。誰能發其奸而數其惡哉。然而晴雯死矣。

金釧

金釧。鍾情寶玉。已非一日。金簪之對。直是情不自禁。王夫人逐之宜矣。獨是慈闈何地。奸淫何事。是可忍。孰不可忍。則平日之眠花間柳。夫亦何所不至哉。王夫人知罪金釧。而不知罪寶玉。是猶隨波逐流。而欲源之清也。君子是以知其闇也。

秋雯 麝月

晴雯以不附襲人而死。秋紋麝月以黨於襲人而存。以晴雯之固執。不如秋麝之圓通。乃晴雯卒爲貞女。秋麝不免流爲小人。黃泉易逝。青史難誣。失足一朝。誅心千載。有志者當效晴雯之死。而不可以秋麝爲法。

雪雁

雪雁。丁公之流也。項羽未亡。丁公早貳。黛玉未死。雪雁先行。棄垂危之主。而事新人。宜其功高開國。寵擅專房。與家國同休矣。乃漢高卒斬丁公。寶釵先嫁雪雁。反顏事仇。適爲人棄。世之爲雪雁者。可以愧矣。世之如雪雁者。正可以鑒矣。

小紅

小紅結想最奢。居心最巧。目中惟知有寶玉。並不知有晴雯諸人。故晴雯等待之獨刻。防之亦甚嚴。遞茶之役。偶爾垂青。卽遭搶白。紅其能鬱鬱久居此乎。蜂橋傳心。切切私語。寶釵不發其奸。而反爲之掩覆。從此飛上高枝。日圖報復。怡紅院幾成敵國。古人謂蜂蠆有毒。信哉。

五兒

五兒容顏酷似晴雯。而性情柔順過之。故晴雯死而五兒獨存。深宵伴睡。未會仙真。徒聞默語。天殆留此人。以醒紅樓之夢乎。蓋自是移花接木之計行。而臥榻之旁。不容他人鼾睡矣。回想當年。得母曰。風景不殊。舉目有河山之感。

侍書

侍書詞令之妙品也。當夫夤夜大搜。變生不測。凡諸侍女。避過不遑。其敢侃侃而陳者。惟有晴雯與侍書。然晴雯言激而鋒利。故取禍。侍書味腴而韻辣。故無罪。士君子居下位。處末流。值不得盡言之時。而又逼於不得不言之勢。以侍書爲法焉可。

繡橘

繡橘之激迎春。猶卻正之教後主也。卻正能教後主以哭。而不能教後主之滴淚。繡橘能激迎春以言。而不能激迎春之發怒。誠如尊命。卽孔明亦莫如之何。況卻正乎。何必如此。卽探春亦莫如之何。況繡橘乎。此中山狼。所以得肆其猖狂也。

司棋